

# 赤朽叶家 的传说


希望我们身处的未来，  
也能像这个充满了谜团而又有趣的美丽世界，  
那么吸引人。

「日」櫻庭一树 著

田肖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赤朽叶家 的传说

「日」櫻庭一树 著  
田肖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5147 号

櫻庭一树  
赤朽葉家の伝説

---

AKAKUCHIBAKE NO DENSETSU  
THE LEGEND OF THE AKAKUCHIBAS

© KAZUKI SAKURABA 200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YO SOGEN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朽叶家的传说/(日)櫻庭一树著;田肖霞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612-1

I. ①赤… II. ①櫻…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132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李 殷 李佳婕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12-1  
定 价 32.00 元

# 目录

## 第一部

### 最后的神话时代

一九五三年～一九七五年

赤朽叶万叶

0  
0  
1

## 第二部

### 巨大与虚无的年代

一九七九年～一九九八年

赤朽叶毛球

1  
3  
1

## 第三部

### 杀人犯

二〇〇〇年～未来

赤朽叶瞳子

2  
4  
5



第一部  
最后的神话时代

一九五三年—一九七五年  
赤朽叶万叶

## 1 见到未来的夏天

十岁那年的夏天,赤朽叶万叶看到了飘在空中的男人。万叶是我的外婆。那是在外婆还没有嫁入山阴地带的世家赤朽叶家之前,她当时还是个山里出来的野丫头,没有姓,故在村里被直呼为“万叶”。

外婆从懂事起就曾看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她是个骨架坚实、身材高大的女人,黑色长发垂至腰际,宛如被打湿的乌鸦羽毛(不过在晚年还是变成了雪一样的银白色),她常常眯起一双大眼,凝视着那一端的远山。外婆的视力非常好,能见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尽管她被称作赤朽叶家的千里眼夫人是后来的事——我现在想讲的是外婆孩提时代的故事——但她确实自幼就能时不时地见到未来。有时她会看见客厅挂轴上的墨字自说自话地变成预言,有时也会发现死者进入房间用肢体语言诉说的事情,也有些时候,她会见到一些意义不明的影像。外婆很少对周围的人说起这些。因为,没有姓的万叶是“边境人”的子孙,在村里被看作是另类人士。对此,外婆一方面有些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却也怀着不能和普通人一样的忧虑,这样的矛盾情绪始终贯穿着她的一生。

在昭和二十八年,以公历来说则是一九五三年的夏天,没有姓的万叶大概十岁。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村里不管是谁,连同万叶自己,都不知

道她确切的年龄。某一天,就在这处被称作山阴地带的日本边远地区,万叶突然降临到这里,就像从山脉深处滚落下来一样。这是一片夹在黑色绵延的中国山脉<sup>①</sup>与灰色日本海之间的狭长土地,且向来气候恶劣。万叶自己没有记忆,但她是在约摸三岁的时候被“边境人”扔在村里的。

“边境人”的叫法是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出的。山阴地方的人们,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早已不用名头称呼那些隐居在山脉深处的、与我们村里人不一样的游民,而把他们喊作“那个”或是“那些家伙”以及“那些山里人”等等。近年来,他们被民俗学者取了“山窝”、“野伏”、“山客”等名称,但在我们生活的鸟取县西部的红绿村,这些名字从未被人使用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是数百年前,不,该是从更早更早以前开始,就有了隐居在山里的人们,他们黑鸦鸦的长发随风飘拂,皮肤像皮革一样黧黑,骨架也粗壮,他们从不固定在一处,而是随着季节在山的各个地方自由生活。既没有地租,也没有征兵,直到近些年,更是连税金都没有了。差不多五十年间,在红绿村也好,在远处岛根出云<sup>②</sup>的村庄也好,似乎都不见“那些家伙”,不知他们现在是不是仍然在中国山脉的深处生息。总之,在大约六十五年前,在那些“边境人”下山来到村里的最后的时代,红绿村没有姓的万叶和大人们一同来到村里,然后不知什么原因,只有她一个小女孩被孤零零地留在了红绿村。

记得当时情况的人大多都已作古,所以不清楚具体情形,不过,据说在这数百年间,一旦村里需要人手,“边境人”就会像一股黑风般下山来帮忙。

---

① 本川西部地区位于本州西部,由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和山口县构成。中国山脉并不是指这一地区在地质学定义上的山脉构成,而是指划分气候的山地,其北侧是日本海气候,南侧为濑户内海气候。

② 指日本历史上的出云古国,位于如今的岛根县东部。

需要他们的是冠婚葬祭<sup>①</sup>中的葬礼。每当村里出现意外的死者(自杀者),就点燃一把会生起紫烟的床年草<sup>②</sup>。于是他们在夜里到来,准备葬礼。他们砍下树做成正方形箱子。在黎明时分,他们把死者的大腿骨和小腿骨喀吧喀吧地折断,将僵硬的身体塞入箱中。然后他们一边唱着某种咒文,一边前往山脉深处的溪谷把箱子扔掉。他们一来,寺院的住持便不再管事,只等他们带着年轻的死者消失在山里。因此,没有姓的万叶被留下的那个大约六十五年前的早上,也一定出现了某个年轻的死者吧。折断腿塞进去,是出于不让其变成鬼跑出来的考虑,或是正方形的箱子上有什么咒术方面的含义,到如今已不清楚,不过这些还是交给民俗学家们去纠结吧。总之,外婆这个完全符合“边境人”特征的女人——皮肤黝黑、骨架粗大、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在“那些家伙”随着塞在箱子里的死人一起离开之后,她就像个靠着摆放的人偶般被留了下来,在吊桶上攀着粉红牵牛藤蔓的井台旁。

“是忘了吗?”

六十五年后,在即将死去的时候,外婆嘟囔了一句。

“怎么可能!忘记把孩子带走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要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会被扔下呢?”

到如今,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没有姓的万叶就这样和红绿村的孩子一起长大了。

收留万叶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住所与开着粉色牵牛花的那口井台隔了三户人家。这是个让人有点害怕的小女孩,容貌和大家也有所不

---

① 指日本自古以来的四大祭礼仪式:元服,婚礼,葬礼,祖先祭礼。

② 作者杜撰的植物。



同,即便如此,年轻夫妇还是把她好好地抚养成人。在我们这片山阴地区,从红绿村向西,一直到出云地区一带,所有地方的人都长成一个模样。皮肤白皙,线条纤细,柳腰。容貌上大抵也是细长眼睛、瓜子脸,说得好听是宫廷面孔,说得难听是惨白葫芦。根据某个说法,这一带的人是在弥生时代<sup>①</sup>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还据说他们把风箱制铁的技术传到了日本,或许因此是这样一种长相。与此相对,扔下万叶消失于山脉的“边境人”则肤色黝黑、个子结实,容貌对比鲜明。万叶不管在村里还是到城里都很惹人注意,年轻夫妇时而严厉时而和蔼地抚养着这个奇怪的孩子。他们也让她上了学,可万叶不知为何,就是记不住文字。她说“读不了”“写不了”,学校的功课也是完全不行。

另一方面,万叶有时会做出古怪的预言。当时,在战后由麦克阿瑟<sup>②</sup>建立的警察预备队第三管区队在岛根县出云市,预备队更名为保安队,人手一支从美军处借得的卡宾枪。队员是生在这个地区、没赶上出征的那一代年轻人,还有从其他地区来的人。对于卡宾枪这件会喷火的未知武器,村里人怕得厉害。这个村至今仍维持着江户时代地方城市的文化,每当出现罪人,人们就用长矛鱼网之类的东西将其抓住交往村长家。当怀抱卡宾枪、身着卡其色制服的年轻男人们在镇上阔步时,长着张黑脸、连字也不认得的没有姓的万叶便指着其中一人说道:

“火光飞散。”

年轻夫妇听了这话并没有在意,可听说就在那天深夜,有一名保安队

---

① 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三世纪。

②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美国著名军事家,二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

员因枪支走火而丧命，他们这才不由得感到疑惑。据说他们一问万叶，她只是“我看到了火光飞散”。但毕竟是孩子的言语，所以并没有引起年轻夫妇更多的关注，事实上，没有姓的万叶有时还会以奇特的方法见到未来。或许，这就是她在那个早上被“边境人”扔在井台边的原因。

万叶时不时地见到未来。这样的事似乎多发生在高处。见到火光飞散的尸体那次，也是在她正好被养父架在肩上走过街道的时候。爬山，或是当她前往被称作“高地”的、村里最富裕的人们居住的坡顶上的时候，未来就会忽然从万叶的眼前经过。有人死去，有人出生或有重大事故发生。没有姓的万叶仅仅是看着这些情景。毕竟她只是个孩子，而且，在见到火光飞散的尸体之后，她也从年轻夫妇的反应中感觉到，最好不要每次都把这些事说出口。所以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万叶都沉默着。而且她所见到的未来在多数场合中并不清晰，以不明所以的情况为多。

然后，在十岁那年的夏天，万叶第一次见到了在空中飞翔的男人。

那个男人并不年轻。不，应该是看上去年轻，但很有可能是中年人——在此事后，万叶是这么认为的。但不管是哪一种，对于只有十岁的少女来说，二十岁也好四十岁也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总之是个成年男人。似乎有点寂寞。万叶只想到这一点。男人穿着枯叶色的服装，是个小个子，长着一张这个地区特有的白皙平脸，上面仅有一只细长的眼眸。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只睁着左眼，右眼则紧闭着，仿佛就要和皮肤融为一体似的。

在淡粉色的暮霭中，那个男人隐约地漂浮着。

他张开薄唇，喃喃地说了什么。

“阿万……！”

是幻觉。万叶边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边想。模样与众不同,加上学习完全不行,万叶很难交到朋友。她快步走过村路,及腰的长发在风中飘扬,因为是近路,她爬上高地斜坡,走到半途,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万叶的眼前。

男人仿佛从空中落下来一般,以趴着的姿势飘在空中,张开胳膊,从正上方死死地盯着万叶。衬着淡粉色天空的背景,男人在那儿待了一会儿,随即逐渐远去,仿佛被黄昏带来的夜空吸进去一样消失了。万叶想说等一下,却又闭上了嘴。她知道,现在的情景也是未来。虽然不明含义,但刚才的一只眼男人确实是飞在空中的。万叶知道,那会发生在未来的某一天。

在那个黄昏,看到飞在空中的一只眼男人的时候,没有名字的万叶第一次醒悟到,自己能见到未来,是怪人,是千里眼万叶。而且,在某一天,刚才成为幻觉出现的不可思议的一只眼男人会和自己相识吧。

说不定,这就是万叶奇妙的初恋。那之后秋至冬来,直到再一年的春天来临,万叶仍在琢磨那个虚幻的男人。万叶将那个男人取名为“一只眼”<sup>①</sup>。每到傍晚,她就边想着能不能见到其他的未来边爬上高地坡道,凝眸看向远方。然而,那个幻觉再也不曾出现在万叶眼前。而留驻在万叶心中的“一只眼”作为现实中有血有肉的男人出现在她眼前,将是在那之后十年的事情了。

•至于那个男人像万叶见到的那样“飞在空中”,则将是在更久以后。

当时,在鸟取县红绿村有两个大户人家。被当地人称作“上赤”和“下

---

<sup>①</sup> 据民俗学家谷川健一的整理,日本神话中一只眼的神大多与风箱制铁有关。

黑”。其中被称作“上赤”的世家将成为本故事的舞台，这是外婆下嫁的人家，也是我出生成长的家。

很久以前，赤朽叶家就在这处中国山脉的山脚下的村庄里扎了根，时间久远到连家里人都无法追溯其历史。还有一种说法是，红叶村正是因为赤朽叶家的先祖开垦山地并在其中建造制铁场而形成的。大概是这样吧，赤朽叶家的祖先从朝鲜半岛渡海，漂流到狭小岛国的沿海土地。然后他们在碑野河的上游找到能获取上等铁砂的土地住下，靠制铁技术繁盛起来。

所谓风箱，据说在古代朝鲜语中有“进一步加热”的含义，又据说，在古代梵文中是“热”的意思。在久远到无从想象的远古时期，制铁技术从印度经由中国江南传到朝鲜半岛南部，然后又一点点传来日本列岛。<sup>①</sup>虽然一直到近几年为止，赤朽叶家的制铁场都是采用脚踩风箱以及原始化铁炉的技术，但随着黑船来航<sup>②</sup>，西方的制铁技术进入日本。制铁业开始与战争密不可分。随着日本成为军事国家，制铁技术也跟着提高了，甚至还引进了德国产的漆黑熔矿炉，盖起了高耸在灰色天空中的大型工厂。和明治时代的九州八幡制铁所，还有年代更近的神户川崎制铁这些官民合资的现代化企业的大型制铁厂一样，村里被称为“上赤”的赤朽叶制铁，也形成了大规模的设施，惠及村子。

据记得当时情况的人们说，战后的赤朽叶制铁有过极大的盛况。象征着近代的熔矿炉宛如黑暗的摩天楼，铁浆河流仿佛龙喷出的火焰，每天都有一股股黑烟从无数铁梳齿模样的烟囱弥漫向上，遮蔽了总是不温不火阴

---

① 一说制铁技术始自中国春秋时期。

② 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这些军舰船身都是涂上黑色的，所以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从这一年到一八九六年明治元年之间的时期被称作“幕末”。

沉着的山阴地区特有的浅灰色天空。从熔矿炉滚落的铁浆如赤红瀑布，机器轰鸣声如野兽般咆哮，赤色的火焰映在满身油污汗水的职工前额上。到了现在，这些连影子都不见了。生活在现代的我所知道的，仅仅是黑色的干枯死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熄火，锈迹斑斑，变成了巨大的废墟。

赤朽叶制铁拆掉了从前的制铁场所，建造了耸入天空的熔矿炉，对于战后山阴地区的年轻人来说，熔矿炉所在的工厂是引人注目的职场之一。

据说，当时在制铁所工作的人收入不错，他们努力工作，余暇时间则尽享青春。每年春天，制铁所招工的时候，由于体重限制，就会有很多年轻人靠吃年糕增重来报名。所以便有了“春天是吃年糕的季节”一说。身穿菜叶色鲜艳制服的职工们被分到两间六席<sup>①</sup>并且带有后院的宿舍中生活。平日里，丈夫在制铁所工作，妻子则在家操持家务，到了休息日，两人就会去打牙祭或是看戏。就战后的日本平民生活而言，还算让人满意。

捡到年幼的万叶并抚养她的，也是这样的一对夫妇。

他们住的是挖开山脚建成的宿舍，密密地排在一级级宛如偶人架的土地上。正中央有条大路连接着山上山下的陡峭坡道，大路右边有十五栋宿舍，左边有二十五栋宿舍，条理分明地排列着。越往下身份越低，虽然同样是职工，但也是当地人住上面的宿舍，外来者则被分到下面的。再往上走就有好几座宽广的房屋，是管理制铁所的所谓白领们的宅邸。然后再往上，在大路的最顶上，便是历史悠久的赤朽叶家的通红大宅。

那座大宅半掩于山上的树木土壤间，仿佛被巨人的手轻轻按进山里似的，大宅略微倾斜，沉沉地伫立着。红瓦闪耀的屋顶，深红色的门。对于视

---

<sup>①</sup> 六张榻榻米大小，约为九平方米。

力极好的万叶来说,每逢夏天,她就能从大路的坡道上清楚地看见赤朽叶宅邸敞开的大客厅的隔扇画,隔扇上头满满地画着日本海,还有一大群通红的真鲷游来游去,就像活的一样。赤朽叶家果然什么都是红的。同时也正是这种暗沉的、如腐朽红叶般的颜色,烘托出了山顶上的赤朽叶家堂堂正正的王者风范,不过,宅邸的搭建却多少有些倾斜。

偶人架的底下好比是尘世,而越往上面的高地走,就越接近上天。下面的空气向来恶劣,满含着黑烟和油污,洗好的衣服晾在后院永远都干不了,但高地的天空却始终澄澈着。对于下面的村里人来说,赤朽叶家的大门便等同于天国之门。而那些赤朽叶家的旁支们,则是在通往高地的途中搭建着小小的住宅,房子与本家的红色风格一致。虽然他们靠运营制铁所过活,但还是不太有机会看到本家的人。有时候,他们坐着刷了黑漆的庞大进口车,以惊人的速度从大路下来。车内昏暗,看不分明。纵然视力极佳的万叶也看不到赤朽叶家本人的身影,他们一直是个谜。

关于“上赤”,这就是万叶当时所知的全貌。仰望仿佛偶人架一样延伸到高地的宿舍,万叶觉得世界便是由台阶构成的。

而此时的万叶住在台阶的最最底下,也就是那沾满黑烟的宿舍里,因此比起赤朽叶家,还是被称为“下黑”的黑菱家让她更感到贴切。

黑菱家既非世家,也没有其他来头。只不过经营着锦港附近的一家破造船厂。山阴地区被夹在中国山脉和日本海之间,锦港是在这块横向狭长地区中的重要港口城镇。据说在战前,黑菱家的孩子们也是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光着脚丫,衣衫褴褛,俨然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但随着日本成为军事国家,造船业也跟着繁荣起来,于是在战争结束之后,黑菱家便成了金光

闪闪的暴发户。黑菱家在海边像半岛般伸出一截的土地上建造了宅邸，宅子以黑色和金色为基调，简直就像巨大的佛坛，而黑菱家的孩子也穿上了华贵的服装。黑菱家有个叫做阿绿的女孩，和万叶差不多同年。

阿绿是个不怎么好看的姑娘，一张平板的脸上只有眼睛是往外鼓着。但她的嫉妒心却很强，总是穿着家人给她的那件亮闪闪的黑金相间的外出和服，在黑烟弥漫的红绿村四处漫步，让和服的长袖下摆摇曳在风里。

在“下黑”的造船厂工作的男人们，其家族与“上赤”的制铁所职工们的家族关系不太融洽。“上赤”鄙视“下黑”，说他们为暴发户所用，“下黑”则抱怨“上赤”排放的黑烟肮脏难闻。由于比邻而居的人们相互轻蔑，彼此不和，所以在经历了若干次见血的不幸争执后，不论是去喝酒的馆子，还是带孩子去的公园等等，他们都会完全地分开进行。在战后的山阴地区，在沿海傍山之间，产生了一道用红与黑划出的看不见的线。

大人之间的不和，当然也会在转眼间传染给孩子们。“上赤”这边的孩子欺负“下黑”那边的孩子。“下黑”的孩子会把身穿黑金双色长袖和服、脑袋上总插着金闪闪簪子的凸眼睛黑菱绿当公主一样尊崇，并试图保卫她不受“上赤”这边的孩子们欺负。“上赤”这边的孩子们则把阿绿喊作“水泡眼”。诚然，无论是那张脸，还是摇曳着的黑色长袖和服，或是脑袋上那些晃晃悠悠的装饰，在孩子们残酷的眼里，都和水泡眼金鱼是一个样儿的。

在学校里，万叶目不识丁，也难以理解老师教的内容（万叶外婆决不是笨，甚至可以说敏锐，不过算术题对她来说好像是难了些。一定是大脑构造与常人不同吧），所以和哪一边的孩子都不亲。水泡眼把这样的万叶视为更弱小的存在。她常在放学路上和手下一起埋伏，朝万叶扔石头，或是走近前来拉扯万叶的头发。

“捡来的丫头！”

水泡眼在放学路上跟在万叶身后，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几乎有着让人惊异的黏着型性格。<sup>①</sup>

“捡来的丫头。捡来的丫头。又黑又难看。就连头发也黑得过头，对吧？”

水泡眼边说边将脑袋一歪，于是手下们一齐点头，重复同样的话。水泡眼便会愉快地说：“穷鬼！”

万叶不回答，他们便跺着脚继续。

很快就要到红与黑之间那看不见的分界线了。万叶知道他们不会越过那条线继续追下去，所以每天都想着只要忍耐到这儿就能结束了，然后默默地走下去。

且说万叶十岁这一年。也就是红绿村最后的神话时代的开端。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看到那个飞在空中的男人“一只眼”的事。还有一件是和这个水泡眼黑菱绿有关的小事。

从小学回家的路上一直被欺负，万叶打心底里讨厌水泡眼，即便去镇上帮家里买东西，她也不走运输路，因为那是水泡眼会带着手下阔步经过的大路。她走在充满海岸气味的小巷里，不断拨开垂挂成帘的海带。然而，就在那个冬天，正值潮湿的风从日本海吹来的时候，万叶来镇上帮家里买三条沙丁鱼，还有一点儿明天煮味噌汤用的裙带菜。在可以望见扑簌簌

---

① 德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恩斯特·克雷奇默将人的性格分为循环型、分裂型、黏着型三种。黏着型的人较保守，有时会做出带有爆发性情绪的举动。



落着雪的灰色大海渔港一角的小公园，她和水泡眼不期而遇了。

水泡眼在黑色长袖和服上罩了件棉坎肩，她没有和平时一样带着手下那群脏兮兮的男生，而是一个人怔怔地看着海。万叶想躲起来，却滑了一跤，脸朝下栽在公园的沙地上，弄得满身是沙。听到声音转过头的水泡眼先因为发现万叶在那里而吃了一惊，接着张开嘴，打算像平时一样加以嘲笑，但随即，她却闭了嘴开始抹眼泪。

水泡眼刚才是在哭。看着这张并不像坏心眼的长袖和服丫头的脸庞，万叶吓了一跳，她倒在沙地上张大着嘴巴，仰视对方的脸。水泡眼那双鼓起的眼睛正啪嗒啪嗒地流着泪。看起来好咸啊，万叶想。她毫无来由地觉得，海边女人的泪水或汗水似乎含有很多盐分。

“怎么了？”

“……我在等哥哥。”

水泡眼生硬地回答。她拼命地擦拭，却不断有新的眼泪流出来。她抽噎着说：“他还没有……从西伯利亚……回来。”

“西伯利亚？”

“被扣留了。哥哥漂亮得像个女的，所以我担心。像女人一样漂亮的男的，你懂吗，就像女人一样弱。又不能让他穿长袖和服，没有一点用处。哥哥是个软弱的男人，就连捕金枪鱼的船也不能常坐。因为他晕船，会哗哗地吐，所以只能勉强坐坐钓乌贼的小船，却又莫名其妙地念叨什么乌贼好可怜，其实他基本抓不到乌贼。这样娘娘腔的男人，一定没法在西伯利亚活下来吧。”

水泡眼一口气说完之后，又擦了下眼泪。

这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离战争结束已经过了八年，该回来的人回来